

新編諸子集成

(第一輯)

中華書局

淮

南

子

集

釋

上

在文川网
doc
入驻商家
er文川网
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古子书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淮南子集釋 上 何寧 撰

中華書局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淮南子集釋 中何寧撰

中華書局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淮南子集釋 下 何寧 撰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淮南子集釋/何寧撰. - 北京:中華書局, 1998

(新編諸子集成)

ISBN 7-101-01342-2

I . 淮… II . 何… III . 淮南子-注釋 IV . B234.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08447 號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9 3/4印張·885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 冊 (全三冊) 定價: 73.00 元

淮王名安，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高帝七年討韓信於穎川，云女為趙王張敖羨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穎川，云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三獻。及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金林外及賈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羨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羨人弟燕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羨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請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

淮南鴻臚解叙

卷之二

漢河東高誘撰

李東

萬曆

茅一桂刻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羨。及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飼，韓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遇趙不禮。趙王、趙王敵、羨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

淮南鴻列兵略聞詁第廿

高氏注

兵略聞詁

兵防世亂之前皆在略謀
解前主論用師之意也

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廣而貪

金玉之略也

略獲也將以存亡繼絕

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

有血氣之虫含毒戴角前爪後

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委者

之不以爲貴。故其子之不孝，此云誠固有賢愚，所貴者聖也。

而上以爲不肖，善於處事，其上文云：「有能執事，其本焉。」

故皆可取。不以爲不孝，此之謂上。○王公曰：「人臣有賢，則雖有賢，

或不可成，此臣折衷，故之所爭，三十里也，彼數不數者也。」

治之，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而其事止焉。○荀子曰：「古賢君

莫不以忠信爲本，而天下歸之，誠以忠信則神明，則威武

而魚水也。故知忠信者，天下水土。○韓非子曰：「主與臣相

主，主信主，臣信主，故主信，主信，上下不可不審者，如水

也。」凡主一物，必不外於主，主不外於上。○韓非子曰：「主

得則可，失則不可。而上濟則不可萬事由此。○荀子曰：「將

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 第二页

禁者，先者而後者則可，先黑而後者則不可。」人下濟而上

也。○荀子曰：「小大之節，非無以成，故宜先上然後主觀之也。」又曰：「上長城既

計，始葉成，事之成敗，此由小生言，有漸也。」

此中之主，正當先計而後謀，可以成。惟生一統，不可以成。

自古其主，上古之法，不尚一統。○荀子曰：「主與臣，

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此之謂也。故其子

也，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故其子

也，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故其子

也，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故其子

也，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故其子

也，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故其子

也，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故其子

也，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故其子

也，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故其子

也，主之子，不得其子，而生其子，是其子也。故其子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為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够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人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入（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為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為

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

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為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入。

本書第一、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一月

自序

淮南王書，諸多流失，蓋歷二千年傳鈔傳棄，展轉致誤，實使之然。乾、嘉以還，盡心思學力於此書者，頗不乏人，高郵王氏，德清俞氏，其尤可觀者也。二十年代初，劉文典教授甄綜清代諸家之說，爲淮南鴻烈集解，世推詳覈，其用功固亦勤矣。然其正譌析疑，猶有未盡。暨有劉家立淮南集證，其書多依王、俞說輕改原書，或不言所據，臆爲竄易，不足爲訓。自時迄今，七十年矣，其間學者輩出，如吳承仕、楊樹達、向宗魯、馬宗霍、于省吾諸先生，或厝意於原文，或留心於訓說，或書槧面世，或鈔本流傳，各有發明，咸多匡正，亦云盛矣。

一九四七、四八年間，余於四川大學從楊明照先生讀淮南，喜其書博大而元本道德，其辭奇峭俊拔，沉博絕麗，昕夕諷誦，有懷研習。建國後，運動頻繁，無暇是及，十年動亂，斯文陵替，每念學業荒疏，而鬚眉漸白，殊耿耿也。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始復留意舊業，東隅雖失，桑榆未晚，爲之猶賢於博弃。

余素諗著書匪易。清代諸師說淮南，首推王懷祖。然其所勘定，每有重引證而疏於上下文義者，如墮形篇「齊冬生中夏死」王改「中」爲「而」，本經篇「秉太一者」謂「秉」字乃後人所

加，主術篇「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王改「則」爲「言」，道應篇「知者藏書」校作「知者不藏書」，皆有此失。俞氏淮南平議，尤多臆說難據，如原道篇「雖伊尹、造父弗能化」，謂伊尹當爲尹儒，「井魚不可語大，夏蟲不可語寒」，謂「大」下有「海」字、「寒」下有「雪」字，道應篇「其人焉在」，謂當作「其人在焉」，兵畧篇「養禽獸者必去豺狼」，謂「豺狼」當爲「狼契」，諸說皆有待商榷。以博洽如王、俞，猶不無疏失。寧以末學，席集解之後，妄欲學步前賢，思竭縉力，更爲綜輯，上起乾、嘉，下迄當代，名爲集釋。其於帝虎餘存，燕書待正，管蠡所及，間附微意，以就正於通人。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智固難周，庶幾千慮之一得。

吾師楊明照、周虛白兩先生以耄耋高齡，於拙稿深爲關注，俾得解其疑惑，十年膏燭，草創如斯，非兩先生不足以至此也。一九九一年秋七月，合江何寧於錦城萬里橋西宅。

凡例

- 一 本書以光緒二年浙江書局刻莊達吉校刊本爲底本，校以道藏本、道藏輯要本（簡稱蜀藏本）、中立四子本（簡稱中立本）、茅一桂刻本（簡稱茅本）、劉卯生景寫宋本（簡稱景宋本）、唐寫本兵畧殘卷（簡稱古殘卷）暨唐、宋類書所引及諸書凡淮南所出及出自淮南者。
- 二 所輯各家之說，見附錄淮南子書目，故但標作者，不逐條列舉書名。每條前皆加「○」以爲間隔，亦示異於原注。其著已見，以「寧案」二字別之。
- 三 莊本正文及注，一仍其舊。偶有明顯錯誤徑予改正，或注文脫落徑予增補者，皆在案語中說明所據版本。
- 四 所輯各家，以時代先後爲序。
- 五 正文及注文有脫誤，文不成義者，標點暫畧。
- 六 前人立說，其取義無當，或過於破碎支離者，多從刪汰。

敘 目

漢涿郡高誘撰○向宗魯云：呂氏春秋序題「漢河東高誘撰」，以此序證之，誘監河東，河東乃其所官之地，非河東人也。水經易水注云：「誘是涿人。」與此正合。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莊達吉云：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莊達吉云：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譌。○向宗魯云：此當以「獻美女趙氏」爲句，「女得幸有身」爲句，與漢書文異。莊失其句讀而妄爲之說。（譚獻亦云「趙氏句絕」。）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寧案：景宋本「吏以」下有「其」字，當據沾。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騎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巖道，○莊達吉云：古巖、嚴

字通。○寧案：史記漢書作「嚴道」，道藏本、景宋本字亦作「嚴」。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莊達吉云：本傳作「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向宗魯云：「升」當作「什」，卽漢人俗用「斗」字，許君所譏人持十爲斗者也。（天文篇注同。）史記淮南傳所載歌與漢書同，唯「不」下亦有「能」字。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莊達吉云：本傳作「使爲離騷傳」。○孫詒讓云：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卽本高叙。○向宗魯云：漢紀作「賦」，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漢書亦作「賦」，今漢書作「傳」，乃「傳」之誤。傳與賦通，說詳王氏讀書錄志四之九。孫以爲與傳不同，亦非也。（金樓子說蕃篇亦作「傳」，蓋六朝舊本已有誤作「傳」者。）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瓊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譚獻云：「鴻，大也，烈，明也」，二句本許君要畧注。故夫學者不論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餚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莊達吉云：「弁，古卞字，人姓名。○孫詒讓云：林寶元和姓纂九卞姓云：『濟陰冤句人，魏卞揖生統，爲晉瑯琊內史。生粹，中書令。（此下據晉書卞壻傳，當有粹生壻云云，永樂大典本訛。）子睂、盱、耽、瞻。』然則此弁揖卽卞揖，（漢隸書「弁」字多作「元」，後遂變爲「卞」，班校是也。）爲壻之曾祖。晉書壻傳所載世系，止詳統、粹官爵，而不及揖，此可以補其闕。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原道訓

卷二倣真訓

卷三天文訓

卷四墜形訓

- 卷五時則訓
- 卷六覽冥訓
- 卷七精神訓
- 卷八本經訓
- 卷九主術訓
- 卷十繆稱訓
- 卷十一齊俗訓
- 卷十二道應訓
- 卷十三氾論訓
- 卷十四詮言訓
- 卷十五兵畧訓
- 卷十六說山訓
- 卷十七說林訓
- 卷十八人閒訓
- 卷十九脩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畧

莊序

歲甲辰，達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搘其篋笥以示達吉。達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并爲之叙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裸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裸子星十九卷。傳不及裸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槩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裸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叙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

撰。又有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隋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攷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鄲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刪併謁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叙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攷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即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並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叙文卽是高誘。達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倣真訓「剞劂」注云：「剞，巧工鉤刀。剗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剞，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剗，鋸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惑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

「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鑛」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鑑于流瀉，而鑑于激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瀉。」「雞棲井幹」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騏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騏麟，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墣塞江」云：「墣，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綱之候風」許注云：「綱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綱」作「倪」，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訛矣。故「釣射鷁鷁」，太平御覽引作「釣射瀟湘」，是足證其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本尚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攷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達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歛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攷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叙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亡于

天下，而達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

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達吉撰。

目錄

上冊

自序	一
凡例	三
叙目(高誘)	四
莊序	
卷一 原道訓	九
卷二 傲真訓	一
卷三 天文訓	九
卷四 墉形訓	一五
卷五 時則訓	三一
卷六 覽冥訓	三九
	四三

中冊

卷七 精神訓	五〇三
卷八 本經訓	五五五
卷九 主術訓	六〇五
卷十 繆稱訓	七〇五
卷十一 齊俗訓	七五九
卷十二 道應訓	八三七
卷十三 沛論訓	九二一
卷十四 詮言訓	九九一

下冊

卷十五	兵畧訓	一〇四三
卷十六	說山訓	一一〇
卷十七	說林訓	一六九
卷十八	人閒訓	二三七
卷十九	脩務訓	一三一
卷二十	泰族訓	一三七

卷二十一	要畧	一四三七
附錄一	淮南子書目	一四五
附錄二	淮南子佚文	一四五
附錄三	淮南子總評	一四九九
附錄四	各本序跋	一五〇三

淮南子集釋卷一

漢涿郡高誘注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厯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姚範云：疑「訓」字高誘自名其

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卽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訓」也。要畧無「訓」字。○蔣禮鴻云：本篇「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注曰：「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天文篇「天傾西北」注曰：「原道言地東南傾。」主術篇「遷延而入之」注曰：「已說在本經也。」又「表商容之間」注曰：「繆稱篇又云：老子業於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氾論篇「蘇秦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免於車裂之患」，注曰：「說在詮言之篇。」說山篇「江出岷山」五句注曰：「已說在地形也。」說林篇「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注云：「說在齊俗篇也。」又「一夫出死，千乘不輕」，注曰：「主術篇曰：兵莫懾於志，莫邪爲下。」注文凡引淮南篇名，皆無「訓」字，惟精神篇「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注曰：「已說在原道訓。」「訓」字宋本作「也」，語例與「已說在本經也」「已說在地形也」正同。又氾論篇「甯戚之商歌」，注曰：「事在道應訓也」，「訓」字宋本作「說」。案呂氏春秋用衆篇高注：「淮南記曰：萬人之衆無廢功，千人之衆無絕良。」（語在淮南主術篇，「良」字誤。）記謂傳記之言也。此二注宋本皆不作訓，作訓者，後人輒改之耳。題原道訓若倣真訓云云者，猶毛詩題周南關雎詁訓傳、召南鵲巢詁訓傳云爾。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也。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陶方琦云：大藏音義引許叔重淮南子注云：「廣，拓也。」是許本當作「斥」。說文作「廣」，正同。列子黃帝篇「揮斥八極」，亦作「斥」。○吳承仕云：唐卷子本玉篇「序」字注引此文，並引許注云：「序，拓也。」葉德輝曰：「慧琳一切經音義引作「序，拓也」，「廣」疑「序」之異文。」案：高本用假字作「柝」，許本用正字作「廣」，訓開訓拓皆是也。說文正作「廣」。古銅器款識或省作「序」，今隸爲「斥」，卽從其形。故玉篇作「序」而音義皆爲廣也。葉氏以正文爲異文，其說不了。○向宗魯云：顧廣圻曰：「高讀擊柝之「柝」，疑本作「斥」，或作「柝」。」案：唐本玉篇广部、慧琳音義十五皆引作「序」，則顧氏前說是也。雲笈七籤一引作「柝」，許本作「斥」也。○寧案：大藏音義十五云：「揅廣，今經文作序，俗用譌謬也，因草書變體也。」吳說是也。莊子田子方篇「揮斥八極」，釋文云：「斥音尺，李音託。」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向宗魯云：高注之「一曰」，卽許說。高既訓際爲至，則必訓測爲盡，「度深曰測」，乃許說耳。此當作「測，盡也。」一曰度深曰測。今本錯置耳。說文曰「測，深所至也」，卽度深曰測之意。○寧案：向說是也。下文高注：「測，盡也。」主術篇同。又呂氏春秋論人篇高注：「測，盡極也。」足證此文錯置。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馬宗霍云：此之「無形」，疑指道之本體言。蓋萬物之生雖資於道，而道之所給予於萬物者，固無形兆之可尋也。亦卽老子所謂「衣養萬物而不爲主」之意。稟之授之，猶衣之養之也。高氏以「無形」爲萬物之未形者，似未允。原流泉渟，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原，泉之所自出也。渟，湧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

於道亦然也。滑，讀曰骨也。○吳承仕云：劉卯生景寫北宋本、朱東光中立四子本並作「原，泉之始所出也」。案：宋本、朱本是也。說文：「原，水本也。」記月令「命有司祈祠山川百源」，注：「衆水始所出爲百源。」與此文例同。且注文又有「始出虛徐流不止」之語，更足證莊本之非矣。○寧案：滑，道藏本、中立本、茅本、景宋本皆作汨，注同。雲笈七籤引同。注「所自出」，道藏本亦作「始所出」。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馬宗霍云：周禮地官遂人「與其施舍者」，鄭玄注云：「施讀爲弛。」本文之「施」，亦與「弛」同。說文弓部云：「弛，弓解也。」又云：「引，開弓也。」弓開則弦張，弓解則弦弛，張弛互相爲用。故弛引申之義則爲引。爾雅釋詁上「矢，引也」，釋詁下「矢，弛也」，卽「弛」可通「引」之證也。釋詁下又云：「弛，易也。」郭璞注云：「相延易。」是「弛」之義又通於「延」，故「施」亦與「延」通。詩大雅早麓篇「施于條枚」，韓詩外傳二、呂氏春秋知分篇引「施」竝作「延」。後漢書黃琬傳注引新序引此詩亦同，皆其證。引之延之，竝有無窮之意。本書修務篇「名施後世」，高氏彼注亦訓施爲延，本文「施」字自以訓引訓延爲當。上文植之、橫之，下文舒之、卷之，與本文施之，皆以言道之體，而非言道之用，高氏訓施爲用失之矣。「無所朝夕」者，乃申「無窮」之義。無窮指謂時間，言不可以朝夕計也。高氏以「盛衰」二字釋「朝夕」，亦非。舒之幙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幙，覆也。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桃車之「桃」。○吳承仕云：注當作「橫讀車桃之桃」，各本誤倒。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耳。玄應成實論音義云：「桃，聲類作輶，車下橫木也，今車牀梯轂下橫木皆曰桃。」（玄應語止此。）此注讀橫與車桃之桃同。書堯典「光被四表」，光或作橫，戴震說光爲形謁，王引之以光、桃、橫同聲通用是也，正宜以淮南高讀證之。絃字宙而章三光。絃，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絃，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莊達吉云：「三光，日月星」，李善文選注作許慎注。說文解字：「維，車蓋維也。」鄭康成注裸記云：「冠有笄者爲絃。絃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絃非正義，故誘讀從之。○陶方琦云：「文選潘岳西征賦引許注曰：『三光，日月星也。』與高注同。案賈逵國語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此用舊注，故許與高同。○劉家立云：「高注『絃，綱也』，『綱』乃『維』字之誤。地形篇『八夤之外而有八絃』，高注『絃，維也』，是其證。甚淖而澗，甚纖而微，澗亦淖也。夫餧粥多瀋者謂澗。澗讀歌謳之『歌』。○莊達吉云：『說文解字：『澗，多汁也，讀若哥。』古哥、歌同字。○向宗魯云：惠士奇曰：『淖當爲漳，古潮字。』案：惠說非是，漳猶弱也。管子水地篇『水淖弱以清』，（文選運命論注引作『淖溺』。）是其義。（莊子逍遙遊『淖約若處子』，釋文引李云：『淖約，柔弱貌。』）澗爲餧粥多瀋，亦狀其柔弱之意。此二句對舉，猶言柔弱而纖微耳。下文『淖溺流逝』，又云『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淖溺』亦與『淖弱』同。文子道原篇皆作『緝約』。○寧案：注『餧粥多瀋者謂澗』，昭七年左傳釋文引孫炎爾雅注云：『鬻，淖糜也。』是餧粥多瀋者亦曰淖，故云澗亦淖也。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寧案：道藏本、中立本、景宋本「曆」作「歷」，古通用。鱗以之游，鳳以之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泰古一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陶方琦云：御覽七十七引許注云：「庖羲、神農。」案此

高氏亦承用舊訓，故與許同。說文「𡇔」字下云：「讀若處義氏」；「𡇔」字下云：「讀若處義氏之處」，繆稱篇「昔二皇鳳至於庭」，御覽九百十五引許注「二皇處義、神農」，與此注同。知此「庖羲」乃「處義」之譌。○向宗魯云：潛夫論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寧案：廣雅釋訓軫輶，王念孫疏證云：「凡字從包聲者，多轉入職、德、緝、合諸韻。其同位相轉者，若「包犧」之爲「伏犧」，「抱雞」之爲「伏雞」是也。」則此許注作「庖羲」，非誤字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俞樾云：「撫」讀爲「撫」。說文巾部：「撫，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幌於六合」，高誘注曰：「幌，覆也。」幌、幌同義，作「撫」者，假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莊達吉云：古滯、塵聲相轉，故周禮質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塵。」塵之言纏，故塵有止訓，滯之音義皆從之。○于鬯云：莊校引質人誤，當作塵人。彼鄭康成注「故書滯或作塵」，實尚可疑，說見鬯前校周禮卷，茲不贅及。而「滯」與「塵」固一聲相轉，亦不可誣也，則「滯」無不可讀爲「纏」。竊謂如莊氏言，卻合今人地行之說。地行軌道，圖之正呈纏繞之形，不必復訓纏爲止。且訓止之義，「滯」字自明，從「纏」字轉出止義，反不能明。纏自纏義，非止義。說文系部云：「纏，繞也。」是也。既讀「滯」爲「纏」，即當從「纏」字生義，曰地纏，非地行而何？且云「輪轉而無廢」，「輪轉」二字，統承天地言，若地止，何以云輪轉乎？讀「滯」爲「纏」，自協淮南文義，則地行之說，儻漢人已悟及乎？○楊樹達云：滯，說文訓凝。楚辭九歎注云：「凝，止也。」滯自有止義，莊校讀爲塵，似失之迂。然釋地滯爲地止，乃與上文「天運」，下文「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義恰相反。如讀「滯」爲「纏」，而